

應天府地方各差官召匠聚材終不若本管有司督責尤速仍乞移南京操江都察院行委應天府佐貳官一員躬親調度旦夕責成庶不誤轉運等因隨經臣批糧從海運遠至朝鮮必須堅厚南船方可利涉據呈楠木南匠北方皆無冬月嚴寒真是難爲措手周維慶所造沙船既驗堅固堪運即可如式委造其增給料價及咨操院委官調度俱如議行近接經略軍門揭稱天津定歲運糧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恐又非五十隻船所能辦也仰再議確速詳又據該道

呈天津既定歲運米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每一運當八萬石前議止造船五十隻委不足用應再添造五十隻連前共一百隻該銀三萬兩合候移咨戶工二部一併給發及照沙船一隻須用舵工水手二十名卽當一面于吳淞淮安等處召募每舵工一名每月約計銀一兩六錢水手一名約計銀一兩二三錢每歲約工食銀三百餘兩以百船通計歲該工食銀三萬餘兩查得餉務專屬戶部合無先行咨會一面照數給發以便召募水手俟船完速駕則人與船相

習而船亦與海相狎矣。仍再比照山東事例，咨行漕撫衙門，煩委官于淮安地方雇募船五十隻，并奏募天津密雲漁鹽等船五六十隻，則每運八萬之數，方可無誤也。至于各船駕運水手工費，歲以數萬計，向未議有正項。近日雇募鹽船運米二萬一千餘石，計脚價五千一百餘兩。該本道暫議于本年河間府存留折色京庫銀內動支，但查前銀止三萬四千餘兩，原係存留地方買糴米穀爲餉兵備款之資。近議一半買穀，一半仍存折色。然一二月間動支兵餉并運

價業費過七八千矣。在山東有藩司之積蓄，尚可那移。在天津止河間之一郡，安從輸運。合無併乞將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俱准存留，以備海運募價工食之用。等因。臣看得海運河運難易頓殊，涉遠衝濤，利害莫測。故談海運者必稱沙船，必稱南方水手。謂其揚帆甚捷，楫舵有神也。今天津每運既定八萬石，即使每船載四百石，亦應用船二百隻。據該道稱造百隻，再兼行漕撫衙門雇募五十隻，誠不爲過。若責之以必運之數，而不假之以堪運

之船。卒之人糧兩損。竟亦何濟。且此船東事未定。則可用之以淮輸。海上有警。即可用之。以待戰。一舉而兩得。尤爲計之善者也。其應增造募錢糧及請留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以備運募工費。俱萬萬不可已者。軍儲緊急。海運險艱。冬月若不早圖。明春何以急濟。伏乞勅下該部。上緊議覆。其應增銀兩。速爲給發。應解折色。准其存留。仍行漕撫衙門。委官速爲雇募。行操江衙門。委官上緊監造。其原差賫銀守催官員。勒限明春三月初旬。駕船定至

行行移

天津。庶可不誤餉務矣。再照前准登萊亦造船五十隻。與天津同。近據山東撫臣萬象春咨稱。登萊地方。旣無木植。可採亦無造船匠役。欲移咨漕撫衙門。速于清江廠內。多造大船五十隻。費省工倍。大有裨于軍興等因。竊思天津旣經定造沙船。登萊應從此例。增價議定。或在清江廠。或在天寧洲。任從其便。但登萊已有周維慶造船四十隻。不必再添。已有前募淮船五十隻。不必再募。且地近募順風開洋。一日夜可至。運自易易耳。相應一併覆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
旨戶部知道。

春運僭領防護要務疏

僭運護運

竊惟征討國之大事糧餉軍之大命臣以衰病餘息
謬肩是役先是待輸無米航海無船直省同舟若分
秦越臣建議請借臨德倉糧請徵登萊等處本色請
動近海郡縣預備倉糧請造遼船造沙船募淮船及
雇覓商船請添遼東陸運驛頭其餘一應專行事宜
飛檄各屬再三申飭乃委贊理司官分投催僭寢食

俱廢肝腸欲嘔伏枕呻吟不敢言病誠念國家事重
而不敢有其身也續該經略督臣定議歲運七十萬
臣查各道報到糧數頗足今歲之運其應用船隻差
官分造勒限前來雇覓已到者見在裝運是糧與船
漸有次第亦皆撫道諸臣協心共濟之力也臣獨念
糧以數十萬計船以數百艘計卽漕運原在內地有
各衛所官軍領運有把摠摠兵等官專制尙多延緩
侵費之弊海運險遠十倍內河乃零星發洋漫無紀
統則何弊不可生又茫茫一水我與倭共乘機侵掠

兵家之奇。防衛何可不密也。但添一官。則多一官之費。添一兵。則多一兵之餉。自東征以來。費用不貲。官民俱困。卽造船一節。出于萬不得已。臣猶難之。更議添設領運護運官兵。少則無濟于事。多則財力難供。臣反覆思之。惟有僱運防運合爲一體。于勢最便。于財最省。于事最得濟也。今日海運西起天津。遵海南濱而東。至于登州。登州渡海。達于旅順。旅順遵海。北濱而東。直至朝鮮。海道迂遠。又且更迭往來。卽設把總。摠兵長運。却行不免。顧此失彼。合無除分運各官。

聽該道自行選取。仍令長運押行外。其在天津。專立一摠。就便令海防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專立一摠。就便令登萊摠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濟青萊共立一摠。就便令山東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兩摠俱僱護至登州。而僱護過海至旅順而止。旅順專立一摠。就便令新駐旅順摠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僱護至朝鮮而止。朝鮮更立一摠。專管交郵。亦令旅順摠兵。就便選委各摠仍管稽查夾帶諸弊。帶催回空各船。登州各管挑濬防倭城海口。及各島

安泊處所。兩摠兵摠理于上。嚴加約束。各分信地。鱗次接管。則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權不分而自專。不惟海運無虞。因而熟知海道。演習水戰。亦防海之大計也。然防護一節。責在撫鎮。臣前已具題。荷蒙皇上俯允。若添官僨運。不惟多官多費。且事權不一。必至互相推諉。臣固以為合為一事。最便最省。而最得濟也。但萬里烟波。四望無際。颶風一起。則倒海排山。濁浪一澎。則吞天浴日。兼之石礁島嶼。交列橫鋪。鯨鱷潛藏。蛟龍出沒。談之者色變。望之者心寒。而當之者

魄散魂飛。非人所樂趨也。自非大破常格。賞罰不爽。

此策亦不可少

恐不足以起懦夫。礪銳志。而鼓其必往之心。查得先

年薊鎮邊防。修葺稱難。後該閱臣題准事例。修守有功。與斬獲同賞。故人爭効力。而該鎮墻臺墩燧。遂甲九邊。則鼓舞之効也。今海運大難于修守。而時事孔棘。又萬倍于薊鎮。承平之時。臣亦願海運有功。與斬獲同賞。人未有不効力者。糧則責之有司。以分數多寡。有無侵削。及運到水次。先後為殿。最運則責之兩摠兵。五把摠。各分運官。以運期遲速。有無夾帶漂損。

爲殿最一運之畢。撫鎮道據實開送。臣卽截題。備照歲運通完。自鎮道以及有司領運各官。容臣分別功罪。類題請旨。卽照薊鎮修守事例。與斬獲相提而論。則承委員役。前有所慕。後有所懲。希榮慕進之念。奪其避險畏難之心。運事可濟矣。再照督兵贊畫司官。與臣督餉贊理司官。皆爲軍務宣力。督兵中軍標下守備等官。與臣督餉中軍。及守備官。皆爲軍務効勞。東事功成。相應一體優敘。又天津登萊旅順之外。其餘各該鎮道。雖無滄運之責。然積餉造船。各有分任。臣皆隨事責成。使之協心共濟。待其果著勤勞。亦得竝叙。蓋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格拘之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卽望速賜施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陸運疏

糧運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東清吏司案呈。案查先該薊遼總督尙書邢。題派天津山東遼東三處。歲各運糧二十四萬石。節經奉有欽依。着今上緊搬運。業有次

第但運道有由海有由陸。要以萬全而無疎失。則海運不若陸運之為安。陸運有直抵。有短盤。要以力省而可應急。則直抵不若短盤之為便。呈乞酌議具題。案呈到部等因。准此。已經移咨各巡撫轉行各道遵行。去後。為照海運恐難如期。因議陸運直抵。未必遽至。因議短盤。無非為三軍需餉甚急。曲為接濟之計。且但遠方搬運。又不若就近糴買。易而且便也。查得遼東地方。力田之外。別無生計。民間積粟。出售為難。近日遼陽一帶。已經官糴轉運。而廣寧以西之粟。盡

由山海關前來。永平轉賣。車騾駝載。每日不下四五

事省則功自易。

百石。不若此時發銀。就彼糴買。倘得二三萬石。是省內地萬車之運。且省五十日之程期矣。又訪得遼陽糴買。多派小民。而勢豪衙役之家。官不敢問。反因以為利。宜行令彼處巡撫。細查積粟之家。無論勢豪衙役。盡數報官。照以時值。並不虧價。即將佐養廉地土所收。亦不得怙勢。遏糴。倘得四五萬石。是又省廣寧二萬車之運。且省二三十日之途程矣。或者以遼

東民力已竭。難以復加。然既議短盤。則凡自山海關

而出者皆其所當短盤也。彼方遠糶于關內。今就其地而收之。是坐而得售。固民之便也。彼原該効力于轉搬。今出其值而雇之。是勞而獲賞。亦民之利也。卽謂車輛不可以卒辦。訪得該鎮舊有官車數千輛。裝載軍需。近且止徵車租。其車固在民。是可括而用也。惟是闢糶買官。厚其價而民稱賠累。雇役轉搬。官厚其值。而民稱徒勞。則委用武弁。不得其人。而尅減抑勒之弊。不可窮究耳。倘撫道擇人委任。留心稽察。庶幾民受實惠。而官不至爲怨府。然此皆濟目前之急。

安。能。一。且。書。無。費。知。勞。其。少。者。民。已。受。益。多。矣。
就○多○費○中○求○少○費○就○多○勞○中○求○少○勞○不○得○已○之○權○衡○

也。今經略已議屯田矣。訪得馬二山一帶。坐落鴨綠江邊。乃遼陽守道所轄之地。其土頗饒。曾經開種。尚多荒蕪。遼民苦虜。而此地虜不能到。誠設法招墾。民必樂就。秋成就地。照價糶買。若得數萬石。是併遼陽轉運之力。亦少省也。大抵糶買當先寬奠。次金復遼陽。次廣寧。次永平。隨地收貯。急則從陸。雖費不惜。援則從水。永平以東。廣寧以西。自芝蔴灣發船。廣寧以東。海蓋以西。自三岔河海口發船。金復遼陽各照舊

定水陸竝運蓋近而費視之遠而省者相萬也陸運短盤固自勝算但恐歷經數千里州縣衛所未必人人奉行唯謹且關外虜騎出沒無常一有抄略則水陸俱悞矣本部院因思就地和糴就近短盤庶為長便為此合咨本部煩為酌議題請施行

閣試議處京操班軍疏

京操班軍

臣竊惟天下之大勢在王畿之重輕王畿之大防在武備之強弱方今治安既久武備漸弛勿論天下即京營之弊已甚而其所尤甚者則京操之班軍是已

臣伏考之令申自我成祖文皇帝建都幽燕密爾胡虜在京設五府七十二衛隸勝兵三十餘萬以寓居重馭輕之意又歲起大寧中都徐豫青齊之軍更番赴京操演此其睿筭深遠難言之矣一則可以壯王畿而負常尊之勢一則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軌之謀一則可以備調遣而潛抑京軍之驕惰誠得內外相資相制之術而貽久安長治之規也行之幾二百年沿習故常弊孔百出赴班者曾無實伍操演者徒具虛聲或困于宦豎之侵漁或苦于工役之傷瘁以

致虛糜糧餉實効罔收曩者經正統乙巳嘉靖庚戌之兩大變至調邊兵入衛而京操之軍曾不得匹馬半鐵之用亦惡用此輩為也臣愚不知兵計竊據今日之弊而思振飭之力其大要有四一曰重領操之官夫班軍起操有把總以帥之有都司以統之非無官也然以統袴之庸材而負貪殘之梟性尅糧索賄鞭笞橫加甚且有納其班值不令起行抵京點操隨時僱替者矣此所謂債帥也謂宜慎擇廉明之武弁畀之統領都司不索賄于把總把總不索賄于班軍

一曰剋剝之風清代替之患免而良將之幕皆精兵矣二曰揀應操之卒夫衛所軍丁老幼者半壯健者半老弱者坐屯而食猶有虛糜今遇班操之期一槩撥

發肩不能任戈戟手不堪執弓矢而閑給月糧多于坐食此所謂冗卒也謂宜慎簡躡捷之衛士上之京操年二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悉汰除之責補其家之

丁壯勿得徇囑納賄以冒糧備數則投石超距之士畢集于團練而隊伍不為冗濶矣三曰恤班軍之苦前二策清其弊是策則恤其情而後策則明其教亦各有次第夫外衛軍丁家多貧窘每當操備領月糧于官庾而

貼班錢于私戶。今之行糧。毋論官減其數。有已下班而猶未得支者。私戶之錢。亦指勒弗以時給。枵腹就道。無怪乎老弱之濫充。而壯健者之幸脫也。謂宜優恤其奔走之勞。道路之費。凡月糧私錢。官爲趨期追給。又不以無故之撈掠。殘其肌膚。則不待椎饗之惠。而少壯者爭就班操。士氣且自奮矣。四日務京操之實。夫兵而不操。與無兵同。操而不實。與不操同。今抽外衛之軍。分班操演。將精練技藝。以備征調。固根本非爲工役設也。一入京門。輒充雜役。始猶云借用。今

則以爲當然。而貪婪監督之宦豎。且多索其名數。而重折其工值矣。剝膚之苦。最沮喪士氣。謂宜將起班之軍。與京營甲士。嚴加操練。使耳必聞鉦鼓之音。目必熟旌旗之色。勿以工作勞其體。勿以折價匱其財。下班回衛者。亦責令衛所掌印官。刻日訓練。不致惰冗。則人人皆熊羆之士。而收操兵之實効矣。此四者議皆成。祖立法之初意。而今日之因循玩愒。極弊而不可不返者也。皇上倘能俯納臣言。大加振飭。

則武備修而

神京鞏固。封守慎而邊圉肅清。所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我 成祖犁庭之盛而潛弭京營驕惰之風者卽
此在矣、臣愚不任惓惓惟 聖明財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盛翼進隣汝叅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為審勢量力酌陳今秋防守事宜疏

遼左防秋

臣往在京邸嘗聞諸邊款貢遼獨當虜故遼之兵素能戰遼之將素號敢戰心竊壯之乃今詢之輿論稽

之往事。質之耳目所覩記。則云戰者徒虛談耳。臣備員瑣闥。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俾從諸臣後。得與閱視之役。臣若循習故事。甘爲欺謾。是負皇上也。遼民見臣受命以往。謂可徵恩。皇上拯之水火之中。遂奔走號訴于臣。臣若循習故事。甘爲掩飾。是負遼民也。臣則何敢。顧臣復念事求可。功求成。故終不敢過爲已甚。責人以不可能之事。而強之以必戰也。獨計將來不當復循故轍。令我無辜赤子。再受荼毒耳。臣請先言已事。而後陳今秋防守之策。虜自兩年以

來。四犯遼海。蹂踐我內地。四五百里。不可謂不深入也。馮陵我郊堡。八九晝夜。不可謂不久也。殺虜我子女。凡以萬計。不可謂不多也。肝腦塗郊原。哭聲震山谷。不可謂不慘也。而爲將者漠然不以爲意。嬰城自爲衛。閉門待去。未嘗以一矢相加遺也。說者謂虜衆我寡。難與爲敵。似矣。獨不可牽綴之。使賊不得掠取。驚擾之。使賊不得安息。張疑設伏。使賊不得深入。且久駐乎。縱不能然。獨不可擊其惰歸。邀其去路。使賊不得盡挾我子女以去。糧糗牲畜。悉爲虜資乎。柰何

任其揚揚而來。復任其揚揚而去。如出入于空無人之境也。此遼海人所以切齒姚孫二將。無不願飲其血而寢處其皮也。往事無論已。夫虜犬羊也。受箠則去。投骨則來。虜旣得志而去矣。今歲秋深。必且復來。來則其勢必甚。其入必深。何者。習知我不戰。無忌憚也。遼海以東。金復等衛。民居稍密。舊號沃壤。虜垂涎非一日。目下奸細接踵。間有捉獲者。僉曰。虜謀搶南衛也。則其必由遼海入可知矣。若非預畫奇策。厚集勁兵。令虜疑忌。則虜必恣意深入。遼海一空。金復殘

破。如人病後加病。遼事將不可爲矣。夫遼陽海州地勢平漫。無山險可恃。無邊牆可守。遼海兵馬寡弱。必不能支。非大營兵不可。且遼海亦鎮守地也。遼海失事。亦鎮守責也。臣請下明旨。命鎮臣于八九月傳虜之初。卽盡率所部兵馬移駐遼陽城中。虜信漸急。則率營中裨帥軍于遼海之中。遼陽副將軍于遼陽之北。海州叅將軍于海州之東。各據要害。互相犄角。不得株守城中。逗遛觀望。又檄開原鐵嶺將領。移軍瀋陽等處。金復將領。移軍耀州。寬奠將領。移軍析木。以

備策應。各城止令守備官督率部兵城守。不得籍口貼防。以分兵勢。倘虜聲言西掠。以牽我師。則令廣寧錦義各城將官。人自爲守。或遣一裨將率兵千人。號五千人。虛張勢焰。以爲聲援。蓋廣寧境土磽瘠。行掠無資。錦義向遭殘毀。地土亦狹。決非諸酋窺伺之地。縱有入寇。百千計耳。本城兵馬。自足捍衛。無庸過慮。往歲處處貼防。愈分愈寡。正欲爲口舌以逃不戰之罪。今秋更不得援此爲例也。况遼海河西。緩急迥別。大舉窋犯。利害較然。此不能料。焉用彼將哉。虜情告

急。則當令大營裨將與遼海將領各領兵二三千。分屯近邊。聯絡散布。遠不得過數里。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多設大鼓。以張威焰。虜必心疑。不敢徑入。而我惟明烽燧。嚴哨報。清屯野。靜以待之。如是而虜恃得志。聯營直入。則令我兵倏忽潛伏。姑勿與戰。惟秣馬蓐食。繕甲厲兵。徐俟其變而圖之。虜入我境。必恣攻掠。馳驟無停時。格鬪無遺力。其勢必困。夜宿我境。昏昧莫辨。易險莫知。其心必疑。馬之水草不時。芻粟不飽。掠後夜多野。瘦切之良易。皆病候也。其馬必憊。我于此時。先選降夷或勇士數

十人。衣胡服。各負火砲。潛逼虜營。約以中夜舉放。我軍五合六聚。鳴金擊鼓。喊聲振搖。從而擁逼之。真若颶風之陡發。怒濤之驟注。雷霆之奮擊者。彼危疑中。重以驚擾。人馬不相顧。戰具不相親。有風靡而走耳。預勅我軍勿貪首級。勿邀人畜。惟大震鼓。喊聲躡虜遁跡而追之。則彼魂搖膽落。氣奪勢窮。必有失馬之鞍勒者。失人之盔甲者。天明掠殺之。皆我有矣。彼所掠我糧食牲畜。必且棄之道路。彼所掠我子女。必且乘勢逃回。卽久爲虜掠。用以嚮導。亦將倒戈相迎。復

我版圖矣。必如是而後可一創虜。遼人猶有生氣也。此亦不過牽綴之不得深入且久駐耳。計今遼中兵力尚堪辦此。臣故曰非責之以不可能之事。不量衆寡而強之必戰也。若夫虜至則嬰城自衛。縱敵殺掠。虜去則拾取一二老病遺賊。或強奪屯民。打死零虜。或割取華人被殺首級。假捏粧點。名爲堵截出境。非惟逃罰。且以報功。臣不知其爲功也。臣又見途來每以堅壁清野爲辭。夫堅壁清野者。兩軍相持。深溝高壘。且俾野無可掠。將以老其師而坐困之。非謂嬰城

自衛。縱敵殺掠。兵反在內。而民反在外也。而况殺掠踰萬野。亦未嘗清也。野未及清。何取堅壁。借以自文。將誰欺乎。此又將官脫罪之術。而遼人受禍之源也。合無今次論功。當以張威堵截虜不入境為上。雖無斬獲。即有損傷。宜破格陞賞。夜擊驚擾。虜即出境。及救回擄掠多人者。次之。一體陞賞。上不能堵截。次不能驚擾。止擊情婦。邀回被虜人口。及有斬獲者。功罪相準。其有嬰城自衛。縱賊殺掠。及割奪首級。糴捏報功者。必究問如律。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宜寬貸。逃

督臣疏謂大小捷功俱免叙及始無疑忌而可盡言此誠確論臣謂不特督臣即撫道亦不宜叙也蓋撫

臣者所以稽察將官而司道者所以佐撫臣稽察將官若與將官同功罪則彼此顧忌即撫道無邀功避

有以也

罰之心而承委查勘等官孰敢不為蒙蔽者耶如閏

三月十五之事說者尚欲報功而撫道據實引咎者似不可槩責之平時也倘後撫道以稽察得實為功不以獲捷為功以扶同隱蔽為罪不以損失為罪則勘官不至迎承而將官無所假借賞罰嚴明人心振

肅。而邊務尚可整頓乎。不然上下相蒙。習爲欺玩。遼東之狼狽。臣不知其所終也。臣閱歷地方。目擊殘破。秋來虜患。急在燃眉。此誠存亡生歿之關。義有不容。默然者。然臣此言。皆量其勢所可爲。力所能爲。終未敢過爲已甚。而責之以必不可能之事也。遼左僻在關外。天各一方。萬里君門。無由籲訴。廟堂之上。不聞殘破之狀久矣。臣復不言。謂遼左生靈何謂。皇上任使何遼。雖彈丸黑子之地。實京師左臂。關係匪輕。伏惟聖明留意焉。臣愚幸甚。

清馬政以裨邊疆重務事

遼左馬政

臣奉命視師遼左。自入境以來。廣詢博訪。僉謂遼之最急者馬。而遼之最不堪用者亦馬。遼之最耗國儲者馬。而遼之最累軍士者亦馬。嘗與撫按諸臣感額而語。扼腕而嗟。思一爲之釐正也久矣。近接兵部職方司手本。該本部題覆閱視山西科臣張貞觀疏。爲孤鎮軍膏剝削已極等事。內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軍士買補營馬之苦。通行酌議。應叅將領據實叅治。仍訂爲釐弊甦軍之法。另行題請等因到臣。該臣訪

得向年遼東馬市。利歸權勢。前撫臣顧養謙廉其弊而救之。用銀二萬兩。官買軍領。誠良術也。柰何一法立。一弊生。勢有必至。而腥不除。蛇不祛。物有固然。是故虜方傳箭。將入市也。正安堡遊擊鎮靜堡守備。利其好馬。要于境外。選買之。此其弊在本管官。虜既報箭。已入市也。則尊官貴戚。家人門胥。遶其好馬。搜于市場。先買之。此其弊在權貴。自餘非老則病。不疲則羸。先儘正營諸將官二三十人。而後及富商。各將官所買。則發之右屯衛備禦。撥軍牧放。多者百餘匹。少

者數十匹。遇有軍或家丁倒失馬者。徑自給散。迨其解驗印烙。大者扣銀二十兩。小者扣銀十六兩。仍外索稍銀。此其弊在各將官。至于富商所賣。則撫臣委官一員。同廣寧備禦。闌不使出。照依原價買之。亦索稍銀。而委官不勝其私。賄囑紛然。度馬有利。可別售者。放而去之。無利衆所棄者。擡價濫收。甚且以已老弱。私易壯健。此其弊在委官富商。夫私公之蠹也。弊害之府也。利于私。必病于公。有其弊。必有其害。是故上而國也。歲發太僕寺馬價銀一十一萬兩。其初則

買貨委官扣侵者十之一二其既則前項各官扣入者十之六七馬隨補隨倒銀歲耗軍不得需分毫誠哉國之漏孔也害國莫甚矣下而軍也馬纔領卽有倒者養二三月或數月倒者卽不倒而老弱棄之不可飼之無益以有用芻粟飯無用馬匹甚且稍銀之加添倍徒官價貧軍不勝勒索有鬻妻易子以償者有鬻妻子不足繼之以逃且死者又有奸軍藉口索詐戶丁并其戶丁鬻妻子而逃且死者抑又民之陷穽也害焉莫甚矣是該部所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賠補營馬之苦遼中與各鎮同也而所稱釐弊甦軍之法則遼中有獨難者將禁將官而將官有所不能禁將責司道而司道有所不能行將收良馬而良馬必不能收將革稍銀而稍銀必不能革臣何敢以虛文塞責已也蓋遼中事勢與各鎮迥別隔遠關外僻在海隅武弁則如蝟如蟻文官則如參如辰真有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故雖以撫臣之重按臣之權而法不能盡行之于下情不能盡達之于上也卽臣奉命視師半載而法亦不能盡行之于

下情亦不能盡達之于上也。故臣焦心蒿目，蚤夜以
 息求所以為釐弊甦軍之法者，而卒不得其要領也。
 無已則有一焉，蓋將官之得以販易夷馬而恣無忌
 憚者，雖由法令不行，亦以官買之馬少而所不買者
 多也。軍丁之所以買補營馬而不勝苦累者，雖由處
 置之無法，亦以官給之馬少而所不給者多也。夷市
 之馬，孰非朝廷之馬，奈何棄實利而甘受實害乎。邊
 境之軍，孰非朝廷之軍，奈何給馬者十一而給價者
 十九乎。且遼東每歲京運馬價凡一十一萬七千有

奇。價非不足，而何有于一萬兩也。合無自今以後，凡

款市後宜大亦右夷馬大之多之患然每發銀濟之一

夷馬盡數官買之，將官富商不得私買一馬，有私買

者，即以私出境外，走泄事情論。凡軍馬盡數官給之，

將官富商亦不得私賣一馬，有私賣者，即以私賣戰

馬論。此法行而後，弊可革，弊革而利在其中矣。私買

既禁，收馬自良。利一。價無高擡，馬價自省。利二。馬少

疲，驚操馬克實。利三。馬由官給，軍免稍銀。利四。倒死

漸少，軍不賠償。利五。馬無私收，軍不受累。利六。收馬

愈多，子銀愈積。利七。蓋禁其買，則富豪不得夤緣為

奸其不然者。不至要境外。搜市場。以極于退壯健而收老弱。不止卽百法懲之。其弊固在也。禁其賣則富豪不得借口索勒。其不然者。不至扣官價。索稍銀。令民鬻妻子而就逃亡。不止卽百法革之。其弊固在也。由此則官與民兩利。由彼則官與民兩害。其大較可觀已。倘謂王者不盡意以遺民。不宐盡買夷馬。則臣未聞棄利而趨害。廢國法以利奸民也。且今內帑空虛。國用匱乏。方求生財節用之道。而遼東兵餉預支四十餘萬。皆由此輩耗損致然。尚可借寬大以濟奸

貪耶。况克操馬惠貧軍。其利遼左生民更大。又有不止利國者耶。寧爲將官招外廩。不爲國家塞漏卮。寧爲將官開利藪。不爲貧民除陷穽。臣不忍也。臣聞治道去泰甚。語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遼中馬市不調。且泰甚矣。去泰甚而更張。此其時乎。若謂不須更張。不必盡買夷馬。稍一禁約。夙弊頓清。是不過借革禁之虛文。掩一時之耳目。以欺皇上也。臣有死不敢也。臣竊謂不欲釐弊。魁軍則已。誠欲釐弊。魁軍。舍此更無別法也。但此法未行之先。害

于國與軍甚大。而利于將官亦甚大。此法一行之後。利于國與軍甚大。而不利于將官亦甚大。是在朝廷之上。斷而行之耳。伏望勅下該部。亟議施行。庶馬政清。而戎務大有禪益也。臣不勝大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李 雯舒章

編輯

嚴 嶠銳子叅閱

史玉池奏疏

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專職掌廣言路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

此數言意指江陵也

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

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

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

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

是時攻江陵者皆致顯擢

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真

偽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

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

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

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宮府

皆正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

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為皇上終言之我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為害即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卽有誤者。誰執其咎。聽自上裁。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誘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卽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

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卽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直言見謫，其果真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害貽於君子，卽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倖必不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訓也。是阻塞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爲禍始，毋爲亂階。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曹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

為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己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期於共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聖明垂察焉。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建儲

爭回本疏甚多不能詳載僅錄一二此篇亦有各故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為至論，自正

載之
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

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

其總歸條為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

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為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

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為王，輕國本紊

各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為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為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為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

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有長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

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而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卽位卽立太子嫡子未生卽立長子誠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卽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王之例其遵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旣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胤稱子稱孫故各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祚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

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卽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

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諫。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

策如閭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構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其

斧鎖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聖。固。當。有。意。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

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爲解，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室女憂魯之心。

而犯屈建逐兔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許少微奏疏。

疏

許弘綱

西夏敘功敬陳未議以重爵賞疏

平倭功次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祚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旣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士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始克蕩平。蓋謀夫孔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寘鑄之捷。沉定而消。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耳。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各疏報功次。頗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寔奏報。獨詳按事情。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一生。卽賞疑固當從予。况

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數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苛論。論其大者。夫舉裘者必挈其領。敘事者必引其端。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燎原。不犄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也。則當敘遏賊之功。已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敘間賊之功。大俘獻矣。劉許誅矣。藉令哮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而片紙密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敘滅賊之

功。遏賊之功。蕭如薰尚矣。來保之守靈州。李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敘李崇德等八人足

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厥美。則敘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助勤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寔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間之辨也。寧夏之功說者以爲葉李實據魏之功被罪則救者連章。敘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斃渠魁。臨期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洵洵處子。一時名將。寔鮮其儔。類

敘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董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稱鼓譟。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臣弘綱者。挈瓶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爲役。若以本等章奏。冒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几閣。將言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耶。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該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叅詳。法相印証。故必身居知大体之言寵辱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賞云則賞。陞云則陞。彼諛此徇。雷同爲利。陛下亦何賴焉。

夫驅命難同瓜菓。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

斤愛惜。今有事則將士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

中朝拜塞上之恩誠為可耻

廊。事定則棲魂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

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風

畢命。斯亦難矣。臣觀 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輕

神宗時如平播平哮即畀一

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伯

伯爵可也此疏其亦不甚滿於葉龍潭乎

爵。及直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恩何患今日之不

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芟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

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矧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

臣等以為 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為定例。以後按

臣勘功。止敘在外交武員役。至於閣部 恩命。則斷

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憲部覆。不必一槩稱敘。襲故

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譁呼。臣等何心

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

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茂邊功。博

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勦疏

平哮机宜

臣本樗櫟。待罪山林。荷蒙 陛下。拔臣于病廢之餘。